



孟子集註

再刻

四

口 12
2980
4 止



孟子卷之六

告子章句上凡二
十章

朱熹集註

藏書記

江間氏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柷捲也。以人性為

仁義猶以杞柳為柷捲。柷音杯。捲丘圓反。○

理也。杞柳。柷柳。柷捲。屈木所為。若卮匱之屬。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說也。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

柷捲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柷捲也。如將

戕賊杞柳而以為柷捲則亦將戕賊人以為

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

夫戕音牆與平聲夫音扶○言如此則天下
 之言而為仁義之禍也○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
 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
 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湍他端反
○湍波流
潏回之貌也告子因前說而小
變之近於楊子善惡混之說孟子曰水信
 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
 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言小
誠不
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
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今夫水搏而躍
 之可使過頽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

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
 猶是也夫音扶搏補各反○搏擊也躍跳也
頽額也水之過額在山皆不就下也
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為搏激所使而逆
其性耳○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
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為惡非本○告子曰生
 之謂性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
告子論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
大指不外乎此與近世佛氏
所謂作用是性者略相似孟子曰生之謂
 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
 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與平
聲下
同○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
更無差別也白羽以下孟子再問而告子曰

然則是一謂凡有生者。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也。○愚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為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之為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繆戾。紛紜舛錯。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告子曰。食色性也。子以是折之。其義精矣。

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為性。故言人之甘食悅色者。即其性。故仁愛之心。生於內。而事物之宜。由乎外。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

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長上聲。下同。

我長之。我以彼為長也。曰。異於白馬之白也。我白之。我以彼為白也。

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

義乎。與平聲。下同。○張氏曰。上異於二字。疑衍。李氏曰。或有闕文焉。愚按白馬白人。

孟子
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異而長。馬長人不。同是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敬主於長。故
義在。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耆與嗜同。夫音扶。○言長之者之。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以食色為性。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自篇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辯。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

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所以卒於鹵莽。而不得其正也。○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孟季子。疑孟仲子之言而未達。故私論之。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長上聲。伯長也。酌。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季子又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

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弟惡平聲○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常也斯須暫時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此亦上章者炙之意○范氏曰二章問答大指略同皆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為堯舜矣○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此亦生之謂性食色

性也之意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蓋如此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好去聲○此即湍水之說也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為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與平聲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乃若發語辭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此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則性之本善可

知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夫音扶。才猶材質人之能也。
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為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惡去聲。舍上聲。蓰音師。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鑠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

至內也。算數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思不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前篇言是四者。為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好去聲。懿美也。作絜。衆也。物事也。則法也。夷詩作彝。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皆不辯而自明矣。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

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又曰。論性不論氣。不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愚按。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專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為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孟子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富歲豐年

也。賴藉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賴藉而為善。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為暴。今夫麩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夫音扶。麩音牟。耰音憂。磽音苦。交反。○麩。大麥也。耰。覆種也。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磽。瘠薄也。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蕢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蕢音匱。○蕢。草器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為之屨。雖

未必適中然必似足形不至成費也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

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

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

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

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耆與嗜同下同○

言易牙所謂之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

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

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

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古姣

卯反○子都古之美人也姣好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

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

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

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

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然猶

草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豢犬豕是也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體用之謂也孟子

言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程子又曰理義之

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真猶芻豢之悅口始

得○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

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
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
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
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蘖五割反。牛山齊
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固嘗美矣。今爲大國之郊，伐之者衆，故失其美耳。息，生長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間斷。故日夜之間，凡物皆有所生長也。萌，芽也。蘖，芽之旁出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從而害之，是以至於光潔而無草木也。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

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
平日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
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
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
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
是豈人之情也哉？好惡並去聲。○良心者，本心也。平日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梏，械也。反覆，展轉也。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亦必有所生長，故平日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猶必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旦晝所爲之不善。

孟子 又已隨而枯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牧之也。晝之所為，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為。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寢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旦之氣，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山木，人人心一也。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舍音捨，與平聲。孔子言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舍之則失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矣。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愚聞

之師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惟持守之即在爾。若於旦晝之間，不至枯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為宜熟玩而深省之也。○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或與惑同，疑怪也。王疑指齊王。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
易去聲。暴，猶一日暴之也。我退則諂雜進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萌蘖之生，我亦安能如之何哉。今夫弈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

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夫音扶，繳音灼，射食亦反。為是之為，去聲。若與之與，平聲。○弈，圍棋也。數技也。致，極也。弈秋，善弈者名。秋也。繳，以繩繫矢而射也。○程子為講官，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熏陶德性。時不能用，識者恨之。范氏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疎，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衆，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家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蓋以此也。○孟子曰：魚我

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釋所以舍生取義之意，得生也，欲生也。○釋所以舍生取義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彝義理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為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

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設使人無秉彝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以偷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為之矣。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由其必有秉彝之良心，是以其能舍生取義如此。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喪去聲。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眾人汨於一簞利欲而忘之，惟賢者能存之而不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噉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音食。

嗣噉呼故反，蹴子六反。○豆，木器也。噉，咄啐之貌。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蹴，踐踏也。乞人，丐乞之人也。不屑，不以為潔也。言雖欲食之，急而猶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之本心。欲惡有甚於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為去聲，與平聲。○萬鍾，所增益也。所識窮乏者，得我謂所知識之窮乏者，感我之惠也。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言眾人所以喪之，由此三者，蓋理義之心，此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所易昏也。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

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鄉為並去聲為，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為甚輕。鄉為身死猶不肯受，噉蹴之食，今乃為此三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以止乎。本心謂羞惡之心。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斯。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仁者心，所謂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是也。然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己，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以見其為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義者，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矣。舍其路而弗由，放

其心而不知求，哀哉。舍上聲。○哀哉二字，最宜詳味，令人惕然有深處。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程子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愚謂上兼言仁義，而此下專論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矣。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學問之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此乃孟子開示切要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孟子曰：今有無

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伸同為去聲。無名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指，手之第四指也。

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惡去聲。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拱，兩手所握也。桐梓，二木名。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

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矣。人於一身固當兼養，然欲考其所養之善否者，惟在反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

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楛棘，則為賤場師焉。聲，檟音賈，檟音貳。場師，治場圃者。梧、桐也。檟，梓也。皆美材也。楛，棘小棗，非美材也。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以狼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爲失肩背之喻。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

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為去聲。飲食之飲

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

哉。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

已。但養小之人無不失其大者。故口腹雖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

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

小人。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曰。鈞。是人也。或

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

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

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

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

為大人而已矣。官之為言司也。耳司聽。目司

蔽於外物。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

而已。又以外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

矣。心則能思。而以此物為職。凡事物之來。心得

其理。而物來蔽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與我

者。而心為大。若能立之。則事無不思。而

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為大人也。然

之。今本既多作此。而註亦作此。乃未詳孰是。

孟子

卷六

十五

心箴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渺然

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為三才。曰。惟心

耳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為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閒抵隙，為厥心病。一心之微，眾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樂音洛，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脩其天爵，以為吾分之所當然者耳。今之人人爵從之，蓋不待求之而自至也。○
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要音邀，脩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已惑矣。得人爵而棄天爵，則其惑又甚焉。終必并其所得之人爵。

而亡也。○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貴於己者，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人之所貴，位加已而後貴也。良者，本然之善也。趙孟晉卿也，能以爵祿與人，而使之貴，則亦能奪之。而使之賤矣。若良貴，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聞去聲。○詩大雅既醉之篇，飽充足也。願欲也。膏，肥肉。梁，美穀。令善也。聞亦譽也。文繡，衣之美者也。仁義充足，而聞譽彰著，皆所謂良貴也。○尹氏曰：言在我者重，則外物輕。○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與猶助也。

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爲之不力。則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爲真不能勝。是我之所爲。有以深助於不仁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言此人之心亦且自怠於爲仁。終必并與其所爲而亡之。

趙氏曰。言爲仁不至。而不反諸已也。○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荑音蹄。稗音蒲。賣稗。草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然不能如五穀之美也。但五穀不熟。則反不如荑。猶

爲仁而不熟。則反不如爲他道之有成。是以爲仁必貴乎熟。而不可徒恃其種之美。又不可以仁之難熟。而甘爲他道之有。○孟子曰。成也。○尹氏曰。日新而不已。則熟。

羿之教人射。必志於毅。學者亦必志於毅。古毅。候反。○羿。善射者也。志。猶期也。毅。弓滿也。滿而後發射之法也。學。謂學射。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大匠。工師也。規。矩。匠之法也。○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是則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曲藝且然。况聖人之道乎。

告子章句下 凡十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任平。

聲○任國名屋廬子。色與禮孰重任人復曰

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

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

親迎乎聲迎去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

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於如字○何不

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

揣初委反○本謂下末謂上方寸之木至卑

喻食色岑樓樓之高銳似山者至高喻禮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於岑樓

者豈謂一鈞金與一輿羽之謂哉鈞帶鉤也

帶鉤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色者羽本輕而一輿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取食

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

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翅與

古字通用施智反○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

飢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廢人倫食色之

重者也奚翅猶言何但言其相往應之曰紵

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紵則不得食則

將紵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

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紵音軫摟音婁○

子處女也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重者而以

其輕重固有大分。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聖賢於此錯綜斟酌。毫髮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調瑟。所以斷之。一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趙氏交。曹君之弟也。人皆可以為堯舜。疑古語。或孟子所嘗言也。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句。食粟而已。如何則可。已。曹交問也。食粟而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為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而已矣。夫人豈

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勝平聲。○匹字。本作

記說。匹為駑是也。烏獲。古徐行後長者謂之

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

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後

聲長上聲。先去聲。夫音扶。○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楊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所以為之。乃在夫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耳。子服堯之服。誦

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

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之行二行。並去聲。○

言為善為惡皆在我而已。詳曹交之問。淺陋
麤幸。必其進見之時。禮貌衣冠言動之間。多
不循禮。故孟子告之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
館。願留而受業於門。見音現。○假館而後受業。又可見其求道之不篤。
篤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
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夫音扶。○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閒。則性分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不必留此而受業也。○曹交事長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業。蓋孔子餘力學文之意。亦不屑之教誨也。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弁音盤。○高子小齊人也。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

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又得褒姒。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臼。於是宜臼之傳。為作此詩。以敘其哀痛迫切之情也。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入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而道之。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關與彎同。射食亦反。夫音扶。○固。謂執滯不通也。為猶治也。越。蠻夷。曰。凱風。何以不怨。凱風。邶風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

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

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

矣磯音機磯水激石也不磯言微激之而遠怒也孔子曰舜其至孝

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趙氏曰生之膝下一體

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為愆也趙氏曰生之膝下一體宋

輕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輕名石丘地名宋姓

曰先生將何之趙氏曰學士年長曰吾聞秦

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

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說音

稅○時宋輕方欲見楚王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遇合也按莊子書有宋鉞者禁攻寢

兵救世之戰上說下教強聒不舍疏云曰軻齊宣王時人以事考之疑即此人也

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

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

號則不可徐氏曰罷兵息民為說其志可謂大矣然

以利為名則不可也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

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

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

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

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

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

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

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樂音洛下同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王去聲○此章言休兵息民為事則一然其心○孟子居鄒

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任平聲相去聲下同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趙氏曰季任任君之弟任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為之居守其國也儲子齊相也不報者來見則當報之但以幣交則不必報也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聞矣屋廬子知孟子之處此必有問曰夫子之義理故喜得其間隙而問之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之為去聲下同與平聲○言儲子但為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邪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

享書周書洛誥之篇享奉上也儀禮也物幣也役用也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為其不成享也孟子釋書屋

盧子悅或問之屋盧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徐氏曰季子為君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以幣交而禮

意已備儲子為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內而不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後名實者自為

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先後為皆去聲○名聲譽也實事功也言以名實為先

而為之者是有志於救民者也以名實為後而不為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名實未加於

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

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

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惡趨並去聲○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楊氏曰伊尹

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

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為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

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為心也以取

天下為心豈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

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

無益於國也公儀子名休為魯相子柳泄柳也削地見侵奪也髡譏孟子雖

不去亦未必能有為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

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與平聲

奚事見前篇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絲

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

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為其事

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觀之也是故無賢者也

有則髡必識之華去聲○王豹衛人善謳淇水名絲駒齊人善歌高唐齊

西邑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戰死於莒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善哭髡以此譏孟子仕齊無功未足為賢也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

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

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

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音稅

脫為肉為無之為去聲○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聞而懼於是女樂遺

魯君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怠於政事于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燔

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燔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孟子言以為

為肉者固不足道以為為無禮則亦未為深

知孔子者蓋聖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

孟子
相之失。又不欲為。無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燔肉行。其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固非眾人所能識也。然則孟子之所為。豈髡之所能識哉。○尹氏曰。淳于髡未嘗知仁。亦未嘗識賢也。宜乎其言若是。○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

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

諸侯之罪人也。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三王。夏禹。商湯。

周文武也。丁氏曰。夏昆吾。商大彭。豳韋。周齊桓。晉文。謂之五霸。天子適諸侯

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

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

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

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培克在位。則有讓。一

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

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

討。五霸者。撻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

者。三王之罪人也。朝音潮。辟與關同。治去聲。慶。賞也。益其地以賞之。

也。培。克聚斂也。讓。責也。移之者。誅其人而變置之也。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使方伯連帥帥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聲其罪而伐之也。撻。牽也。五霸牽諸侯以伐諸侯。不用天子之命也。自入其疆。至則有讓。言巡狩之事。自一不朝。至六師移之。言述職之事。

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

孟子
不歌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歌所洽反糴音狄好去聲○按春秋傳僖公九年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初命三事所以脩身正家之要也賓賓客也旅行旅也皆當有以待之不可忽忘也士

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官事無攝當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人廢事也取士必得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于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得曲為隄防壅泉激水以專小利病鄰國也無遏糴鄰國凶荒不得閉糴也無有封而不告者不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長上聲○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林氏曰邵子有言治春秋者不先治五霸之功罪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有過者亦未有大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孟子此章之義其亦若此也與然五霸得罪於三

王今之諸侯得罪於五霸皆出於異世故得
以逃其罪至於今之大夫宜得罪於今之諸
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莫之罪也乃反以
為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為罪而反以為功何
其謬哉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慎子魯臣孟子曰不

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
之世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入事父一戰勝

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是時魯蓋欲使慎子

子言就使慎子善戰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

滑釐所不識也滑音骨○滑釐慎子名曰吾明告子天

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

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

待諸侯謂待其朝覲聘問之禮周公之封於

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

之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

儉於百里二公有木勳勞於天下而其封國

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

所損乎在所益乎魯地之大皆并吞小國而

矣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况於殺

入以求之乎徒空也言不殺君子之事君也

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當道謂事合於理志仁謂

心在○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

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

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

為去聲辟與闢同鄉與向同下皆同○辟開墾也

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

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

約要結也與國和好相與之國也和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

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也○白

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白圭名丹周人

十分而取其一分林氏曰按史記白圭能薄

飲食忍嗜欲與童僕同苦樂樂觀時變人棄

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積致富其孟子曰子

之道貉道也貉音貉○貉北方萬室之國一

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孟子設喻

圭亦知其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

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殮無

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夫音扶○北

五穀黍早熟故生之養今居中國去人倫無

君子如之何其可也。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有司。

是無君子。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况無君子乎。其因

辭以折之。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

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什一而稅。堯舜之道。

也。多則桀。寡則貉。今欲輕重之。則是小貉小桀而已。○白圭曰。丹之治

水也。愈於禹。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為之築隄。壅而注之他國。孟

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順水之性也。是

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壑。受水處也。

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

所惡也。吾子過矣。惡。去聲。○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水逆流。今乃壅水

以害人。則與洪水之災無異矣。○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惡。平聲。○亮。信也。與諒同。惡乎。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魯欲使樂

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喜其道之得行。

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

多聞識乎。曰。否。知去聲。○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尚。而樂正子之所短。故丑

疑而歷問之。然則奚為喜而不寐。丑問也。曰。其為人

也好善。好去聲。下同。好善足乎。丑問也。曰。好善優於

天下。而况魯國乎。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也。夫苟

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

善夫音扶下同○輕易也夫苟不好善則人

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

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

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

可得乎訑音移治去聲○訑訑自足其智不

諒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理勢然

也○此章言為政不在於用一己之長而貴

於有以來○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

子曰所就三所去三其目在下迎之致敬以有禮

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

則去之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

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

禮貌衰則去之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

仰視蜚鴈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

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

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

可受也免死而已矣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

此又有悔過之言所以可受然未至於飢餓

不能出門戶則猶不受也其曰免死而已則

其所受亦
有節矣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

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

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說音悅

舜耕歷山三十登庸說築傅巖武丁舉之膠鬲遭亂鬻販魚鹽文王舉之管仲囚於士官

桓公舉以相國孫叔敖隱處海濱楚莊王舉之為令尹百里奚事見前篇故天將

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

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

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曾與增同○降大任

以下是也空窮也乏絕也拂戾也言使之所為不遂多背戾也動心忍性謂竦動其心堅

言耳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人恆

忍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人恆

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

發於聲而後喻衡與橫同○恆常也猶言大

驗也喻曉也此又言中人之性常必有過然後能改蓋不能謹於平日故必事勢窮蹙以

至困於心橫於慮然後能奮發而興起不能

燭於幾微故必事理暴著以至驗於人之色

發於人之聲然後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

敵國外患者國恆亡拂與弼同○此言國亦

也拂士輔弼之賢士也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

也樂音洛○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亡由於安樂矣○尹氏曰言

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孟子曰教亦人之仁以安樂失之者多矣○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多術言非一端屑潔也不以其人爲潔而拒絕之所謂不屑之教誨也其人若能感此退自脩省則是亦我教誨之也○尹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材而篤之無非教也

孟子卷之七

朱熹集註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六章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

矣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存其心養其性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所以事天也存謂操而不捨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長也貳疑也

不貳者。知天之至。脩身以俟死。則事天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為害之。○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張子曰。由太虛有性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愚謂盡心知性而天。所以造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已矣。知天而不以死壽貳其心。智之盡也。事天而能脩身以俟死。仁之至也。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為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法。○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而不足以為智矣。○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其俟之。所以順。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命。謂正命。巖牆。牆之將覆者。知正盡其道而命。則不處危地。以取覆壓之禍。○孟子曰。死者。正命也。盡其道。則所值之吉凶。桎梏死者。非正命也。桎梏。所以拘罪人者。言犯罪而取。非天所為也。○此章與上章蓋一。○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仁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利達。凡外物皆是。○趙氏曰。言為仁由已。富貴在天。如不好。○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可求從吾所好。

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
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况
得而臣之乎好去聲樂音洛亟去吏反○言君當屈已以下賢士不枉道而求利二者勢若相反而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已○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句音鉤好語皆去聲○宋姓句踐名遊遊說也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趙氏曰得無欲之貌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樂音洛○德謂所得之善尊爵之榮義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以自安而不徇乎外物之誘矣故士窮不

失義達不離道離力智反○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淫此尊德樂義見於行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事之實也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得己言不失己也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其興道致治而今果如所望也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見音現○見謂名實之顯著也此又言士得已民不失望之實○此章言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夫音扶○興者感庸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之才智者也蓋降衷秉彝人所同得惟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

為能無待於教而自能感發以有為也。○孟子曰附之以韓魏

之家如其自視欲然則過人遠矣。附音坎也。韓

魏晉卿富家也。欲然不自滿之意。尹氏曰言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為事。○孟

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

死不怨殺者。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

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播穀乘屋之類是也。以生

蓋不得已而為其所當為則雖拂民之欲而

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

王者之民皞皞如也。皞胡老反。驩虞與歡

貌。程子曰驩虞有所造為而然豈能久也。耕

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如天之自然乃王者

之政。楊氏曰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違道于譽

之事若王者則如天亦不令人喜亦不令人

怒。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

知為之者。此所謂皞皞如也。庸功也。豐氏曰

之也何怨之有因民之所惡而去之非有心於殺

於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

之故民日遷善而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

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夫音扶

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即

人無不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遷畔陶河

濱而器不苦窳也。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便

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

動斯和莫知其所以然也。是其德業之

盛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舉一世而甄陶

之非如霸者但小小補塞其罅漏而已此則王道之所以為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程子曰

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聞謂有仁之實而為眾所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

故其感人尤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政謂法度禁令

所以制其外也教謂道德齊禮所以格其心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

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

不足也得民心者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也○孟子曰人之所不學

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係於人孩提之童

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

也長上聲下同○孩提二三歲之閒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者

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言

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為仁義也○孟子曰舜

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

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

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行去聲○居深

山謂耕歷山時也蓋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理畢具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

無所不通非孟子造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孟子曰無為其所

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李氏曰有不為不為不

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一萌而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為所不欲者多矣能

反是心則所謂擴充其羞惡之心者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疾疾知去聲

反○德慧者德之慧術知者術之知疾疾猶災患也言人必有疾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

其所不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

能也深故達孤臣遠臣孽子庶子皆不得於君親而常有疾疾者也達謂達於事理即

所謂德慧○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

為容悅者也阿徇以為容逢迎以為悅有安

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

人之務悅其君眷眷於此而不忘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

而後行之者也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

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

不見知而不悔不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也

然後出如伊呂之徒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

者也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龍在田

四等容悅佞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

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

意也無意無必惟其所○孟子曰君子有

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樂音洛王與皆去聲下並同父

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

之。其樂可知。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程

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怍。心得天下英

才而教育之。三樂也。盡得一世明睿之才。而

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

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

樂為何如哉。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

焉。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一係於人。其

哉。勉。○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

焉。樂音洛。下同。○地闢民聚。澤可遠中天下

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其

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在是也。君子所性

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去分

聲。○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君子所性。仁義禮

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盎於背。施

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晬音粹。見音現。盎烏

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蘊也。仁義禮

智。性之四德也。根本也。生發見也。晬然。清和

潤澤之貌。盎。豐厚盈溢之意。施於四體。謂見

於動作威儀之間也。喻。曉也。四體不言而喻。

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蓋氣稟

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於心。其

積之盛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程子曰：辟而益背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惟有德者能之。○此章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大行。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以是而有所加。○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大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者。則仁人以為已歸矣。辟去聲。下同。大他蓋反。○已歸謂已之所歸。餘見前篇。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

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衣去聲。○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彘二也。餘見前篇。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謂雞彘也。趙氏曰：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易斂皆治之田也。疇耕。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

用也勝音升。教民節用也。儉則財用足矣。民非水火不生活昏

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

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

民焉有不仁者乎焉於虔反。水火民之所急宜其愛之而反不愛者

多故也。尹氏曰言禮義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常心矣。○孟子曰孔子

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

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此言聖人之道

大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太山則又高矣。此言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既大

則其小者不足觀也。難為水觀水有術必觀難為言猶仁不可為衆之意。

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此言道之有本也。瀾水之湍急

處也。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也。觀水之瀾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於容光之際無

不照則知其本矣。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

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

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也。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有所本學之者

必以其漸。○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

舜之徒也孳孳勤勉之意。言雖未至雞鳴而

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

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程子曰言聞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

未耳。善與利公私而已矣。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也。○楊氏曰：舜蹠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間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講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為義者。又學者所當深察也。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為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為善。○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為我之為去聲。○楊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為我者，僅足於為我而已，不及為人也。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不愛也。摩頂，摩突其頂也。放，至也。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子莫，魯之賢者也。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也。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近近道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矣。程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為中，一家則廳非中，而堂為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此類可見矣。又曰：中不可執也。識得則事事物皆排安排著，則不待安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惡為皆去聲。○賊，害也。為害於時中，皆舉一而廢百者也。○此章言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楊氏曰：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則與墨子無異。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為我兼愛之中，而無權，鄉鄰有鬪而不知閉戶，同室有鬪而不知救之，是亦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為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不然，則是亦楊墨而

也。所以稱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矣。程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為中，一家則廳非中，而堂為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此類可見矣。又曰：中不可執也。識得則事事物皆排安排著，則不待安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惡為皆去聲。○賊，害也。為害於時中，皆舉一而廢百者也。○此章言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楊氏曰：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則與墨子無異。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為我兼愛之中，而無權，鄉鄰有鬪而不知閉戶，同室有鬪而不知救之，是亦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為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不然，則是亦楊墨而

已矣。○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口腹為飢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人心為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人能不以貧賤則過人。○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遠矣。介，有分辨之意。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阨窮不憫，直道事人，至於三黜，是其介也。○此章言柳下惠和而不流，與孔子論夷齊不念舊惡，意正相類，皆聖賢微顯闡幽之意也。○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

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辟讀作譬，軻音刃，與初同。○八尺曰仞。言鑿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為自棄其井也。○呂侍講曰：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道，未免為半途而廢，自棄前功也。○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堯舜天性，渾全不假脩習，湯武脩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久假而不歸，惡平聲。○歸也，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真有，或曰：蓋歎世人莫覺其偽者，亦通舊說。久假不歸，即為真有，則誤矣。○尹氏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功烈如彼，其卑也。

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
之民大悅也予不狎于不順太甲篇文狎習見
餘見前篇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
與與平聲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
志則篡也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為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公孫丑
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
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
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
是餐七丹反○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素空也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此與告陳相彭更

之意○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墊丁念反○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皆有所事也上而士居其間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孟子曰尚志尚高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尚其志而已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惡平聲○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為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此士所以尚其志也大人謂公卿大夫言士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已全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為也○孟子曰仲子不義與

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
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
信其大者奚可哉舍音捨食音嗣仲子陳
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
但小廉耳其辟兄離母不食君祿無人道之
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其大節而遂以為賢哉
○桃應問曰舜
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桃應
弟子也其意以為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
公臯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
此問以觀聖賢用心之所孟子曰執之而已
矣言臯陶之心知有法而然則舜不禁與
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

聲問也桃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夫音扶惡平聲○言臯陶之法有所傳受也然
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然
則舜如之何桃應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蹠
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
天下蹠音徒訢與欣同樂音洛○蹠草履也
天下也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草芥而惟順
於父母可以解憂與此意互相發○此章言
為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為尊為
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為大蓋其所
以為心者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學者察
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計論量而天下無難
事矣○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

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

子與。夫音扶。與平聲。○范齊邑。居謂所處之。位養奉養也。言人之居處所繫甚大。王

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孟子曰。張鄒

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

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况居天下之廣居者

乎。廣居。見前篇。尹氏曰。粹然見於面。魯君之

宋呼於埳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

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呼去聲。○

門名也。孟子又引此事為證。○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

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食音嗣。畜許六反。○

犬馬之屬。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將猶奉也。詩曰

日。恭敬雖因威儀。幣帛而後發。見然幣之未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此言當時諸侯

幣帛為恭敬而無其實也。拘留也。○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

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

也。踐如踐言之踐。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

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

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也。○程子

曰。此言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充其形也。蓋人

盡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為人。須

盡得入理。然後稱其名。衆人有之。而不知賢

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楊氏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各盡其則則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道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戾而喪之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教之以孝弟者如此蓋示之以王子有其母死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強之也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傳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爲去聲○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厭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其傳爲請於

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時又適有此事丑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按儀禮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繚緣既葬除之疑當時此禮曰是欲已廢或既葬而未忍即除故請之也

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爲者也夫音扶○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傳爲請雖止得加一日猶勝不加我前所譏乃謂夫莫之禁而自不爲者耳○此章言三年通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示之至○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下文五者蓋因人品高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有如時雨化之者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同至而未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猶是也若

孔子之於有**成德者**。有**達財者**。財與材同。此顏曾是已。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子之於由賜。有**答問者**。就再問而答之。若孔子之於樊遲。萬章也。有**私淑艾者**。艾音又。○私之於樊遲。萬章也。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若孔子之於陳亢。夷之是也。孟子亦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也。○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也。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幾音機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

不為拙射。變其轂率。為去聲。轂古候反。率音律。○轂率。彎弓之限也。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自貶。以徇學者之不能也。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引。引弓也。躍如也。如。踊躍而出也。因上文轂率而言。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告者。已如躍而見於前矣。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此章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貶。語不能顯。默不能藏。○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身出則道在必行。道屈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不離也。未聞以道殉乎人。

者也以道從人○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

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更平聲○趙氏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

也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

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

二焉長上聲○趙氏曰二謂挾貴挾賢也尹氏曰有所挾則受道之心不專所以不

不倦又惡夫意之不誠者○孟子曰於不可

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

也已止也不可止謂所不得不為者也其進所厚所當厚者也此言不及者之弊

銳者其退速進銳者用心太過其氣易衰故退速○三者之弊理勢必然雖

過不及之不同然卒同歸於廢弛○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

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

民仁民而愛物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程子曰仁推已

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

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

楊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所謂

理一而分殊者也○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

無偽也○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

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

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

親賢也知者之知並去聲○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為急則事無不治

孟子
而其為知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不
於親賢。則恩無不洽。而其為仁也博矣。不
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歎。而問
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飯扶晚反。歎昌悅反。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察。致詳也。放飯。大飯。流歎。長歎。不敬之大者也。齒。決。齧斷乾肉。不敬之小者也。問。講求之意也。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不狹。知所先後。則事有序。豐氏曰。智不急於先務。雖徧知人之所知。徧能人之所能。徒弊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矣。仁不急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
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公孫丑曰。何謂也。
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
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
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梁惠王以辭也。糜爛其民。使之戰鬪。糜爛其血肉也。復之。復戰也。子弟。謂太子申也。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此承前篇之末三章之意。言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疏逮親。○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

善於此則有之矣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興之

罪無有以爲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征

善於此者則有之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征所以正人也

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

無書程子曰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當識其義而已苟執於辭則時

或有害於義不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策竹簡也取其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程子曰取其奉天伐暴

之意反政施仁之法而已仁人無敵於天下

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杵春杵也

或作鹵楮也武成言武王伐紂紂之前徒倒

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

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感且長不仁之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

戰大罪也陳去聲○制行伍國君好仁天下

無敵焉好去聲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

夷怨曰奚爲後我此引湯之事以武王之伐

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兩去聲賁音

王之車明之也兩車數一王曰無畏寧爾也

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書泰誓文與此

當云王謂商人曰無畏我也我來伐紂本為
安寧汝非敵商之百姓也於是商人稽首至
地如角之崩也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已也焉用戰
焉於虔反○民為暴君所虐○孟子曰梓匠
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尹氏曰規矩
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未如之何也已蓋
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莊周所論斲
輪之意○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
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若
固有之飯上聲糗去久反茹音汝袵之忍反
果說文作裸鳥果反○飯食也糗乾
糲也茹亦食也袵畫衣也二女堯二女也果
女侍也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

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隨遇而
安無預於已所性分定故也○孟子曰吾
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
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
也一聞耳聞去聲○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
所為而感發也一聞者我往彼來
聞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范氏
曰知此則愛敬人之親人亦愛敬其親矣○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非今之為
關也將以為暴者征稅出入○范氏曰古之耕
此以賦斂為暴也文王之囿與民同之齊宣
王之囿為阱國中此以園囿為暴也後世為
暴不止於關若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孟
文王之政凡此之類皆不終日而改也○孟

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

能行於妻子身不行道者以行言之不行者道不行也使人不以道者以事

言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

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周足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

簞食豆羹見於色好乘食皆去聲見音現。好名之人矯情干譽是以

能讓千乘之國。然若本非能輕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真情之發見矣。蓋

觀人不可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孟子曰不

信仁賢則國空虛空虛言若無人然無禮義則上下

亂禮義所以辨上下定民志無政事則財用不足生之無道取之無

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為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矣。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

得天下未之有也言不仁之人騁其私智可以得丘民之心。鄒氏曰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有矣。然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所謂得天下者必

如三代而後可。○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

君為輕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以祀之。蓋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

而君之尊又係於此者。是故得乎丘民而為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

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

民

孟子
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為諸侯耳。是民為諸侯危社稷則變置諸侯無道將使重也。諸侯危社稷則變置諸侯為人所滅。則當更立賢君。是君輕於社稷也。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祭音成。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為民禦災捍患。則毀其壇壝而更置之。亦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之意。是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民也。○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句。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

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况於親炙之者乎。興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親近而熏炙之也。餘見前篇。○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仁者。人之所以為人者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者也。程子曰：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今按如此。則理極分。○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重。○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君。子。孔。子。也。君。與。厄。同。君。

臣皆惡無所與交也。○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貉音陌，趙氏

曰貉，姓，稽名，為衆口所訕，理賴也。今按漢書無俚方言，亦訓賴。孟子曰：無傷

也。士憎茲多口。趙氏曰：為士者益多，為衆口所訕，按此則憎當從士。今本

皆從心，蓋傳寫之誤。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

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文王也。詩：邶風，柏舟及大雅

絲之篇也。悄悄，憂貌。慍，怒也。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孟子以為孔子之事，可以當之。

肆，發語辭。隕，墜也。問，聲問也。本言太王事昆夷，雖不能殄絕其慍，怒亦不自墜其聲問之

美。孟子以為文王之事，可以當之。○尹氏曰：言人顧自處如何，盡其在我者而已。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昏，使人昭昭。昭昭，明也。昏昏，闇也。尹氏曰：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句

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閒不用，則茅塞之

矣。今茅塞子之心矣。介音戛，徑中路也。蹊，頃也。用，由也。路，大路也。為閒，少頃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言理義之心不可少有閒斷也。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尚加尚也。

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

追音追，蠡音禮。豐氏曰：追，鐘紐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蠡者，齧木蟲也。言禹時鐘在者，鐘紐

如蟲齧而欲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樂也。鐘曰：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

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與平聲○

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兩馬一車所駕也城中之涂容九軌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言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故鐘久而紐絕文王之鐘則未久而紐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舊說相承如此而豐氏差明白故今存之亦未知其是否也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

棠殆不可復復扶又反○先時齊國嘗饑孟子勸王發棠而又自言恐其不可也

孟子曰

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

士則之野有眾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撻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眾皆悅之其

為士者笑之手執曰搏卒為善士後能改行

為善也之適也負依也山曲曰

嵎櫻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疑此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

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

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其

其願則是命也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愚按不能皆如其願不止為貧賤蓋

雖富貴之極亦有品節仁之於父子也義之

限制則是亦有命也

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薄清濁。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張子曰。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邪。愚按所稟者厚而清。則其仁之於父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恭智之於賢否也。哲聖人之於天道也。無不脗合。而純亦不已焉。薄而濁。則反是。是皆所謂命也。或曰。者當作否。人衍字。更詳之。○愚聞之。師曰。此二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人。以前五者為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後五者為命。一有不至。則不復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張子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已。其言約而盡矣。
○浩生不害問。

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趙氏

曰浩生姓不何謂善何謂信。
不害曰。可欲之謂善。惡其為人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矣。人有諸已之謂信。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信人矣。○張子曰。志仁無惡。充實之謂美。行

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充實而有光輝之

謂大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美在其中。而暢

矣。大而化之之謂聖。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混

思不勉。從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為矣。張

子曰。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矣。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程子曰：聖不可知，謂測非聖人之上，又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蓋在善信之間，觀其從於子敖，則其有諸已者，或未實也。張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仁矣。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學，所以但為善人信人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程子曰：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已而已。能有諸已，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尹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下一理，擴充而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矣。○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漸。

大略如此。歸斯受之者，憫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也。今之與楊墨

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放豚，之豕豚也。苙，闌也。招，臂也。羈，其足也。言彼既來歸，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也。○此章見聖賢之於異端，拒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拒之嚴，故人知彼說之為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仁。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征，賦之法。歲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當各以其時，若并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今兩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尹氏曰：○孟子言民為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

孟子
卷七
二十七

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尹氏曰言寶得其寶者危○益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益成括益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盆成姓括名也特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曰君子道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設使幸而獲免孟子之言猶信也○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館舍也上宮別宮業而未成者蓋館人所作置之牖上而失之也或問之曰若是乎從

者之慶也曰子以是爲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從爲去聲與平聲夫子如字舊讀爲扶余者非○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慶匿也言子之從者乃匿人之物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爲竊屨而來但夫子設置科條以待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門人取其言有合於聖賢之指故記之○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惻隱羞惡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爲此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

能者。但推所能。達之於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勝平聲。○充滿也。穿穿穴。窬窬牆。皆為盜之事也。能推所不忍。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不為。以達於所為。則能滿其無穿窬之心。而無不義矣。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此申說上文。充無穿窬之意也。蓋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所貪味。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慚忿。而不肯受之之實。人能即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矣。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飭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飭

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飭音忝。○飭。採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曰

飭。即此意也。便佞。隱默。皆有意。採取於人。是亦穿窬之類。然其事隱微。人所忽易。故特舉以見例。明必推無穿窬之心。以達於此。而悉去之。然後為能充其無穿窬之心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去

聲。○古人視不下於帶。則帶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也。舉目前之近事。而至理存焉。所以為言近。而指遠也。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此

謂守約而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舍音捨。○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

病○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性者得全

於天無所污壞不假脩為聖人之至也反之者脩為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程子曰性之反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呂氏曰無意而安行性也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動容周旋中禮

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

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中

行並去聲○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然非有意而為之也皆聖人之事性之德也君子行

法以俟命而已矣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

不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為而為矣此反之之事董子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程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也呂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

巍巍然說音稅藐音眇○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藐輕之也巍巍富貴高顯之貌藐焉而不畏之則堂高數仞椽題數尺志意舒展言語得盡也堂高數仞椽題數尺

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

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

得志弗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

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椽。楚危反。般音盤。樂音洛。乘去聲。

椽。桷也。題。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方丈也。此皆其所謂巍巍然者。我雖得志有所不為。而所守者皆古聖賢之法。則彼之巍巍者何足道哉。○楊氏曰。孟子此章以已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此矣。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

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羊棗。實小而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曾子以父嗜之。父沒之後。食必思親。故

不忍食也。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

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

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

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肉。轟而切之。為膾。炙。炙肉也。○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

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

狂士。

盍。何不也。狂簡。謂志大而略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不忘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此語與論語小異。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

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

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猥音

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為據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子字下當有曰字論語道作行猥作

人也有所不為者知恥自好不為不善之敢問

何如斯可謂狂矣問曰如琴張曾皙牧皮

者孔子之所謂狂矣琴張名牢字子張子桑

行而不掩焉者也志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

事見莊子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似者曾皙

見前篇季武子死曾皙倚其門而歌事見檀

弓又言志異乎三子者之何以謂之狂也萬

撰事見論語牧皮未詳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

是猥也是又其次也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

志者也猥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

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鄉

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荀子原慤字皆讀作愿謂謹愿之人也故鄉里所謂愿人謂之鄉原

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為德之賊過門

痛絕之也。萬章又引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蹢躅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闞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行去聲，蹢其禹反，闞音奄。蹢躅獨行不進之貌，涼涼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鄉原譏狂者曰：何用如此？嚶嚶然行不掩其言，而徒每事必稱古人，邪？又譏獵者曰：何必如此？蹢躅涼涼，無所親厚哉！人既生於此世，則但當為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皆以為善，則可矣。此鄉原之志也。闞如奄人之奄，閉藏之意也。媚求悅於人也。孟子言此深自閉藏以求親媚於世，是鄉原之行也。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

以為德之賊何哉？原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為德之賊，故萬章疑之。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人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無可刺也。流俗者，風俗頹靡，如水之下流，眾莫不然而汙濁也。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惡去聲，莠聲莠。

音有。○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似苗之草也。佞才智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鄭聲淫樂也。樂正樂也。紫間色。朱正色也。鄉原不狂不狃。人皆以為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德。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興起於善也。邪慝如鄉原之屬是也。世衰道微。大經不正。故人人得為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慝並起。不可勝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而非復其常道。而邪慝並起。不可勝正。君子於此矣。○尹氏曰。無所回互。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大。而可與進道。狷者有所不為。而可與有為也。所惡於鄉原。而欲痛絕之者。為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絕之之術。○孟子曰。由堯舜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

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能正五百年。故言有餘也。天道之常。然亦有遲速。不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曰。即仲虺也。為湯左相。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散素。宜反。○文王賢臣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入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由孔子而來。至於今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

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鄒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以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終歷序羣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其旨深哉
○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顥伯淳卒潞公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

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賢賢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其已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

康熙甲寅仲冬日文公十七世孫朱錫旂敬鐫

